

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8 1930

3150
Ch L 3200.7141, 83

五

1417.0098 J 20

無志卷之十五

藝文三

先師孔子迴車廟解

哈佛大學哈佛集宗
圖書館珍藏印

陳集

陳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
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迴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
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
展壯麗矣客有問迴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
太行也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聞甯鳴犢舜華之死曰河廣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

不濟此命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斯
世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
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索隱
則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朝黎陽卽北直隸濬縣而鉅鹿
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是古之黃河過洛汭卽東北流而
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晉必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
後晉境孔子當時旣臨河而返是木濟河也旣未濟河是
未詣太行之下也其太行之巔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客曰
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與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

鄗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邗城當太行南路邗水

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

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

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

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孔氏官於

洛陽因居廟下以奉丞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

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矣水

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天
道元後魏人也太和魏孝文

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迴
轍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
路而當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
兗者黃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
子臨河旋轅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在天
下功在生民自國都以迨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
子至於邦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
與王化遠邇蓋春秋釋奠於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
子則人道之主也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焉之所也

原於關鎮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
不可遽以爲信也斯不由於天成則出於人爲耳古之人
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泉湧出者
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動觸天地偶然事也卽使
孔子迴車於太行亦何所迫切憤激而志動於石乎况太
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
穴洞內石有車轍者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力所就也
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亦必指爲仙靈
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迴車之名而爲

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關然俗亦名攔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廻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關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井關擊赤眉別校是關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於攔車之名果俗因廻車之妄附會之而攔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道名天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且盡革削以絕謬傳於是

適晉紀行

王世貞

本野而詰曰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廻車之義昭然矣請以示夫人人因遂書爲廻車廟解俾貽夫主祠祀者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魯歷汴抵衛出修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盆茂嘉樹滂鬱居人引泉水爲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異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

窮至碗子城爲豫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愴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平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三陵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坡坂泥滑馬足繫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附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喬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閱七日抵太原之任

相如賢於廉頗論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命銜璧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

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薙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灑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在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却之必得當而止是何異 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屈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陞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

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躡夏商 抑綴四兩相如能相趙王

示微弱以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燦煥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莫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臣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茹太素傳

明史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

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會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尙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

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亦不相饒太素叩首
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
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錄足治事後竟坐
法死

張曷傳

明史

張曷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謝貴者不
知所自起歷官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廷臣議削燕更
置守臣乃以曷爲北平布政使貴爲都指揮使並受密命
時燕王居北平久不出城知其必有變乃部署在城七衛

及屯軍士列九門防守將曷王壽輝李文直預知其

謀密以告王王遂得爲備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遣人

逮燕府官校王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給曷貴人至

端禮門爲伏兵所執俱不屈死燕將張玉朱能等帥勇士

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

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府會燕健

士從府中出格殺一兵遂散盡奪九門初曷被殺喪得還

靖難後出曷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葛誠不知所由進

洪武末爲燕府長史嘗奉王命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

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甚昂貴等
入問疾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及昂貴將
圖王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內應事敗誠振俱被殺夷
其族又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有學行王信任之以
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誓必死兵起
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
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楊砥傳

明史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

疏言楊雄爲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

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

帝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之德始於

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坐喪歸成祖卽

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坐視河渠失職

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行太僕寺卿時吳

橋至天津大水決堤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

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藺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

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

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允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侯璉傳

明史

侯璉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讐殺詔遣璉及同官章聰諭解之正其理而璉副侍郎章聰使交趾關門卑前驅從而入璉叱曰此國也

父歸餽遺無所受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從尚書柴車等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從王驥征麓川至金齒驥自統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璉援大侯州賊眾三萬至督都指揮馬讓盧鉞擊走之遂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會大軍壓其巢麓川平拜禮部右侍郎參贊雲南軍務詔與楊寧二年更代驥再征麓川璉以功遷左九年代還母憂起復尋調兵部十一年復代寧鎮雲南思機發竄孟養驥復南征璉與都督張軌分兵進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璉書褒賚景泰初貴州苗韋同烈叛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

璉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璉遂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驥兵會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尚書進克賞改苗禽其渠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趙王率衆掠清平璉復討禽之永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璉隨方處置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於普定年五十三賜

祭葬廕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張養蒙傳

明史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夤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

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
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
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
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
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做邊臣例
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
綢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
從來傳奉織造具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
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

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

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
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
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
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
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
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
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五戶曹三疏諫
開礦臣院九疏僅行取旨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

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道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蹇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

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搆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竒究使敗節文官債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其搆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

賴家奴於是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傲風其鑿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傲痛革傲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

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已不如正已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奸達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

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尙書陳藻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謚毅敏

王允成傳

明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歷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挺擊移官事而帝

降兩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

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謂瘋癲青宮

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竝瘋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

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當

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煬竈之端不當

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

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

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

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矣姚宗文閱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啟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專大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末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竝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時謹其言已劾刑部尙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悞賈繼春又曲庇盜竇內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刺

諺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未復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容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畧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惟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資誰敢盤於遊田之漸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敢拂其考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淮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

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並削職爲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叙給假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

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保護皇帝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啟初東林方盛其三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叅政序

楊

博

蒲州尚書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於鄉己丑同舉進士同

出爲縣令斷金之誼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
始予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
曰博無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
我殆警之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於永昌之
東余因咨所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蟲
蝗旱澇之災胡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
疏以聞以故酒泉浩亶之間蕪田開治不下數千百頃且
耕且守庶幾乎昔人湟中之遺緒焉旣而請益方塘子曰
飛輓之壞賈人之無利也賈人之無利法網之太密也因

其勢而利導之必也其恤賈乎余乃爲之檢其贖平其價
益其蠶賈始有來蘓之望尙有未盡者蓋七年之病固非
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冗兵不除雖
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今疲癯老稚咸隸行伍者則甘峻古
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奕棋歲費行廩不下千鍾何
濟於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治之旬日間汰去數千百
人且請於朝募兵當戍甘古分置防守官董之旣有藩籬
之固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畧之詳妄意以
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遠先守後

戰塢堠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檄下諸司各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議堡西寧議峽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邇萬一可庇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之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叅政陝藩計日行矣離羣索居余當何賴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塘子報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不同所以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無殺以生物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

道人事理一而已往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秋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將首秦隴次涇邠次潼華徧歷關輔問民疾苦而撫循之勞來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之民往治邊塹拓還祖宗之故疆甚盛舉也至於經畫調停使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方塘子念之哉念之哉會總戎咸寧侯仇公藩臬將佐

都闕請余序以餞方塘之行余遂不辭鄙俚執筆書之非不知諛修友道也

乾明寺碑文

裴騫

澤城西北里爲洞陽山又曰肫岳山俗呼爲嶽神山上有先仙祠嶽神廟廟爲洞陽觀由洞陽而東爲可寒山山之麓爲乾明寺相傳居民某種異穀豕食之逐之入洞洞有仙人等奕者以布償之曰可驚大梁其售不啻百金也後梁王知爲火浣布也大軍物色之遍洞陽求弗得祇聞異樂飄然四空問兵駐可寒今山上有營帳遺址多甲葉箭

頭者居民僧衆嘗得之其事荒唐莫考也寺屬唐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劉紹等以爲避兵之所二十年晝夜不離谿谷後獲平謚愿答佛力天祐十四年開荒修築號乾明寺山自肫岳而下蜿蜒迤邐盤據太行之巔北負龍泉南通聖樂控桃固之岩巖引榼山之聳翠可寒一脉峙爲五峰蟠龍踞虎維東有松維西有栝中有崇岡結聚團莢山勢圍合顧視五龍爭珠狀佛殿西隅有池與堦圯平手可掬取予憶爲兒時從外祖審理李翁遊翁常謂曰乾明可寒山名也惜無記之者騫因謹識焉

張侍郎昂贊

王世正

忠哉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既泄大事以傾公乎奚媿英詎于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救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隣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燠不足以飽彼且析城灌澤之險為賊所忌無庸為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定儉

負隅吾土憂方大耳無何賊玉家印以萬眾渡汾水而南

遂闖入其境時使君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間

有升斗之遺令賊不得入即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饑而去

不啻再四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眾綿

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

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

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

過於是聖王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勅大中丞親

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

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息先是既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尙竭廩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壘耻可奈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絲發縱之機愚聞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既

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墮而死者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銅鞮間效尤家邱問誰

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
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
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
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
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
兵者二十餘年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
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
來芻蕘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
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

率功令所不載在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
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
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
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
拂民意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
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黼以
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
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
法得奏尺寸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

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
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
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
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傯率從真誰成也客兵之害蓋
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
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
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
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
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

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
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
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徙薪之謀毅然搗而穴不幸其
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
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
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告曰微大夫之
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
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艱難至此余曰固也
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

日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民兵上下中外文武瑞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凡凡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

筆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勳方一新未艾也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張慎言

澤於古爲高都踞太行之脊瀕河以南河東暨溫軹賈上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藪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殖園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機利

博戲椎剽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
宗室日益滋驕怙奢縱貧無四民之業率醵金聚黨與擇
癡富魚肉之至陵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
上黨於汾陽不得檄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
就之不則執前例甚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
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
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
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
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守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

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敢擊行以嚴創刻急爲
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網疎濶大指諸特去
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之窮鄉下里皆曉
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輕之及門內外
奸猾日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爲名心識賢
者式其廬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誠廉靜博
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所欲陳已
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惻隱之
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視府差低

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
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為均賦役清里
甲省詞訟革耗羨禁參糜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郵遞
躬先始終推行之往徵賦急錢簿者斥不與星輅而北冠
蓋項背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為
力請當事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買於郡者屋相比
已而苦更亟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温軼聞
爭藏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
不縱奸宄然毫無失入如張自安廿餘人冤久滯疑則方

待讞比得白十一三庾死不則整其產使君為曲尋其生
狀爰書詳惻周至合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為
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
富者居竒乘諸庶宗之急率出錢物半始十得五預收春
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貧者又
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
與貫子錢者為若爪牙威重於守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
檢押散之鄉邑為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
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

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懽聲雷動
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而重扞罔強
有力者不得操奇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急黨盡解
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參以恩犯則剪爪牙窮究
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然豈有聲色哉然他人
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
大略得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
之迨後日一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
積忿至煩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

無赫赫之名其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
以余觀古循吏至于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桑節用
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種一樹榆百本
籩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牲菽五雞此皆今日能吏所不
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龐
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
不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
何難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奢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
乎至推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灑之名乃所摭拾則又公

廉不可交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
嗚為俗吏今頌為能吏尚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
君既不肯自表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
苦耕鑿之民思特甚今不過隨牒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為
而不可為諸貪者餘財以長子孫且嗚使君使君其何辭
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
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使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子
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者為道其實如此
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賓吾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葉

歷庚戌進士訖之日而使君乃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澤州大堂銘

馮 瑗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
手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之
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興舉
學教恭敬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侈貨黷
維仁維清如水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
令名萬歷二十八年立石

旱魃解

李維正

蔡峙女怪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旱神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飛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韋曜毛詩問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語又云一名洛檢韻書說文曰旱

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姦文字指歸云女姦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用周禮赤魃一作友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於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王時死魃面頂各二目列之人病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在面耳魃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者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下人代上之病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男兩頭異肩共胸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前一事爲董

卓之應魁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有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痾其災異在山東牛怪上今澤州每以生兒不全之母為魃母聚眾用水淋澆致傷生命此文正足藥俗

碧落寺西閣記

張宗明

碧落寺新閣成釋富釋來嘗丐文於先大夫屬後先大夫遘疾不諱遂不果今來復要予記按寺乃司馬山西一支山也山行一垣迤南而五斷之故名為五門山極南盡崖

晉普山而此則第一山門也寺坐連氏村下西北有水界

山經寺南流門稍東雙橋其上上橋下路入寺橋房數楹

為南殿之複道橋北稍東為舊閣閣對松栝幾萬株蒼翠

鋪於殿之後為東齋閣之望此寺之奇觀處也閣舊為殿

殿舊即石龕龕前石壁直立數仞磨崖碑刻其上火燬今

不復存文亦鮮傳吾家僅儲楮本耳惜哉龕左右石如鏡

存篆隸行草字十數種書咸如法此寺之奇絕處也因西

閣故呼斯閣為舊閣其實斯閣亦新閣也閣咫尺對溪堂

五楹入山門東二十餘步中並為山堂簷前壁嵌許刺史

文簡公碑中上依山磬石間兩閣爲水陸殿殿楹門棖咸石上刻唐宋人題跡瀟灑遒勁可愛文士慎寶重之新閣則正當山門去溪堂稍遠並峙於舊閣之右舊基爲十五殿殿亦遭回祿鼎新而重高之爲閣上像文殊下則如舊像焉巍峩聳出兩山之中爲入寺首觀也經始於正德壬申終始計之二十餘年乃得美奐焉富佛子亦可謂勤心力於教者矣使爲人臣人子肯操二十年不倦之心以成君父厥事固不韙於是邪寥寥未之有聞吾甚有感於是焉故記之閣殿翼煖金碧輝煌勿論一水澗於兩山諸天

峙於南北山之峻絕處此寺之形勝真可愛者月夜管籥與楹鼓齊鳴常也風天松濤與鐸韻並奏時幽禽弄噪或怪獸驚啼騷人墨客達官貴游與夫閑士客子寓留其中真可驅塵凡而豁俗慮不自覺其心爽快焉幽雅中有活潑潑景趣方外者有或不知也予嘗謂卽空見色求色於空蓋不復知色邪空耶空耶色耶併付富來刻石姑爲新閣之記

澤州重建廳事記

商輅

州郡廳事實牧守承流宣化之所郡吏於此稟度衆庶於

此趨令爭訟於此求平趨役於此取均仁政由此出仁澤由此而施者也非高廣無以示公非虛敞無以示明非庭階森嚴無以辨等非門扉軒豁無以達情此而弗治如治人何是以有志之士必先整飭廳事以爲正己正人之本非徒侈觀美而已澤州本禹貢冀州之域堯時甸服之地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屬上黨漢始置高都縣隋改澤州取濩澤義唐宋因之元時領晉城等五縣隸平陽路國朝省晉城領高平陵川陽城沁水四縣直隸山西布政司州有廳事前代莫考再建於至正五年而重修於洪武二年

至是歲月浸久風雨震凌梁柱朽腐左枝右撐日懼覆壓知州陳奎蒞事之暇謀諸同知趙鳳判官王用等樽公費在以已俸鳩工市材撤而新之重建正廳五間鼓樓五間儀門三間東西吏房各十五間經始於成化辛卯春正月閏三月畢工落成之日皆稱嘆謂是役也材力弗勞於民而規制有加於昔誠宜文諸珉石以示永久於是知州述修建始末走書介戶部侍郎原公傑檄余以記夫廳事有關於政令者也今茲輪奐旣吏民方改觀易聽州之長貳將何以慰群情之望哉亦惟端本澄源使發於已者皆大

公至正之道施於民者無暴政橫斂之失夫然後治化興行而廳事不爲徒建也已知州由進士初任沁水尹有能聲用薦遷今職清慎疏通州人感悅將來未可量云

贈傳東潞郡侯考績承恩序

周盤

傳使君滿三載考文無害自監司達中丞御史臺暨考功曹咸課宸書上上疏請封太尊人如其官制曰可邑長高平劉君陽城王君陵川沁水張君夙受使君約謂余習使君治行久走使徵余言賀焉余遜謝不敏蓋使君之干旄來自郵城濮水之間也吾郡無不人人自喜者曰與其

發矧之以吾郡爲錦其以學製也如已試焉而效而代爲歷之濮受祉者乎濮當漢時河決瓠子至煩天子之璧馬僅亦塞無狀此非濮上已事耶爾者河失故道治河使者切責瀕河諸長吏乃使君實縮濮上之組代爲政濮纔得什一理之耳什一理之而歌孔邇又不至閭殫爲河則大家宰計所爲什九理之而不足者以吾澤煩使君也澤故所謂山諸侯之國也自太行之險以至境內若甌脫然崇齒仰食縣官日益繁更率諸豪少年暴橫里中不趨禦人於貨有司者莫敢問卽問而不可一切從事乃使君大指

布寬大罷諸所爲不便民者其難以文法吏事泣者以方
略臨飭之曰齊民嚮其利者爲有德不則有三尺在唯是
二三惡少之首事也武斷暴豪彼既有挾以爲重使俛而
與齊民伍其誰降以相從有司者實闕焉不閑於方略使
若不獲與於寬政也事在得平耳以民治民以士治士以
宗待宗若卽少子政輩詎無如鄉黨自好者豈情也哉廣
寧泫瀆守以上無所爲受成令所不能決者舉而移之守
守以所自爲及代爲令者又轉而屬之使君乃使君猶若
是什一理之而罔不爲便宜調停也上下無不若臂指民

無不若毛屬裏離則吾澤豈不代爲歷山之濮受祉者乎

使君之居東也東人曰無以我公歸兮比楚有材而晉用
之也吾郡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濮人其胡得私焉
使君胡以隨試輒效所至誦義無窮若是澤則曰代爲濮
受祉耳濮人緩頰與以觀德化之成時使君初釋褐年纔
弱冠胡以事如成局若庖丁之奏刀蓋王君劉君又於公
爲年友嘗言之矣先是辛丑春使君以妙齡躋巍科使君
以彼其才暇讀中秘書猶掇之也乃使君殊不欲急試其
奇太公亦趣使君歸益恂恂爲鄉里之容上下千古計所

爲以經術飭吏治者何在無令異日有不合者煩仰而思之暇則從里中父老子弟游問所爲愉苦長吏狀業已平揖龔黃而寔寐乎潁川渤海矣歲甲辰始射對南宮遂卓然以五馬出此吳公治行用稱天下治平第一也語曰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彼其行春歷山箕濮之上也與九嶷灑水也奚以異再歷於太行丹沁也與歷山箕濮也又奚以異素履而往耳爲錄者三齊而不敢懷爵賞誹譽忘形骸肢體也然後見見鑠然後加手焉郡之爲鑠也大矣其復以三年退藏也不啻齊以七日矣一日剖符夷然而出之豈憂不效哉不佞因是見公錫類之孝維知太公之趨使君歸也今日亦不爲鹵莽之報矣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猗與休哉

參魏忠賢劄子

翟學程

素爲權奸之罪惡既盈老成之忠諫宜錄伏乞聖明大奮乾剛亟賜重處以快輿情以培國祚事臣聞臨朝願治皆求忠自爲舉賢自輔乃忠而未必忠賢而未必賢卒令恬侈滅德天怒人棄其害蔓延而難於救藥何哉則以真忠真賢者其心樸其人多苦勁而拂意僞忠僞賢者其心險

其人多狡詐而順旨積拂則生憎積順則生愛此親疎之
所以分而治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
御以來未明求衣日昃亡倦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
舜主矣堯舜之世不乏四凶豈謂今日而無若人哉所貴
乎天聰明之盡者在灼見而速屏之耳書曰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又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君臣之間吁謨戒飭則聖哲之慮遠矣曰者臣堂
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大璫魏忠賢臚列其罪狀纏纏
數千言射高墉之隼問當道之豺義泣鬼神忠貫金石遇

都吐舌相顧且手額交慶謂奸邪從此可逐朝廷從此可
清海宇從此可安其關宗社生靈之計者甚鉅自漣之疏
出而諸臣或公疏或單疏發憤吐懣攻擊不遺餘力臣於
其間何容再置一喙顧當此時我皇上宜急採箴誦之言
以補不逮赫然震怒寘忠賢於理而濡沫卵翼尙未損其
一毛大奸之去如孱拔山讜言之入似水沃石臣始惶汗
大恐而不容默默矣夫今何時哉雨澤愆期兵車互駕男
子疾耕不足充口女人勤紡不足蓋形正皇上焦心毀顏
宵旰圖治之日尙可令賊或在內虎或在傍怨讟盈路容

容而不爲之所乎人亦有言一髮引千鈞蓋其重也夫闕
豈如忠賢去之不過一孤雛腐鼠耳果安所關於治理而
爲大利大害若是則以從來小人之禍國家者其始猶有
所顧忌而不敢恣旣經指摘自知不爲君子所容甌已破
矣顧之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彌縫變幻
之計盡肆爲猖狂無忌憚之行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棄義背理不見其惡有時而亡也則履霜堅冰易
訓切矣且皇上亦知忠賢一段猙獰之態乎書曰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

藉人忠賢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命
所謂作威作福而授之以柄者非與柄之所歸衆之所赴
蟻集蠅聚將羣起而輻輳之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
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
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事選將練兵可幸無恐內
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故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
里門廷遠於萬里何則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
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
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

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於萬里也甚哉忠賢之爲壅蔽者大也決其壅而撤其
蔽則皇上之明並日月矣臣聞叔向日大臣重祿不極諫
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璉大臣也與
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於
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鋤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
酬恩而日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觸忌以神詞蒙死而竭
智當人意氣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爲主上一言而迴思
却慮其閉喙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自非忠盡天植謹言

批鱗履尾輕以其身試於不測之淵哉昔王曾正色危言
使宦官不敢窺觚而君德日就臣於漣等有厚望焉諺曰
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蓋言衆怒之難犯也今舉朝以爲不
可通國以爲不可卽傳諸普天下諒亦以爲不可者而皇
上肯獨以爲可乎水火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
此實也忠賢有其實矣故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
腹似蜂之攢身人非鬼責合併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
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亦大拂皇上命名之初心矣
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

狎近匪人此王業之所以日頽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語
曰鎔邪非利無異鉛刀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
上大奮乾剛早賜聖斷將魏忠賢速加罷斥明正其罪以
洩神人之忿庶釁隙不生禍患不作而億萬年有道之長
端在是矣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聞行山礮
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
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庵飼以粥餌虎饑

餌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
去左右居一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斃人呼爲跛
足虎客有過庵中者虎亦迴旋妥適畧無疑礙於是遠近
高僧之行謂能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
僧攜虎遠出至天井關鼻衄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汚
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嘍其無幾又饒不可忍遂
前撲僧負而去之礮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
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
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

甚衆每日斜卽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跛足虎煽導之云事在崇正末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弔血啟其饒狠不但碎身而流毒於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於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日又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爲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至以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克釀螫之資而已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寘之深山大澤間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使汪來都指揮王玉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天子明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迺者地震之異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不以

余爲不肖亟遣以告於神適然之變毋亦出於數而不可
逃者邪神其母或震驚又知神之顯靈於茲土以余爲善
虔請於神冀錫之鑒和陰陽興雲雨蕃百物登五穀以康
又我人民則固神之能也神其母或靳惜

重修譙樓記

宋甫

夫譙樓者所以宣天道示人時澤之譙樓在治前距創已
遠重修於國初知州事湖襄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漫
先是成化初汲郡陳公奎慮其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
陞去任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

張公文質迺始踵舊趾少北而臺之餘材未備緒會今侯
陸公偉入代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
觀者日望成焉宏治改元歲稔民安公知人心所在於是
計度鳩工庀徒執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
後迺及此樓臺基仍故完徹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
奇廣五間巍然煥然法度俱舉制作視昔殆相倍蓰經始
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年春二月夫天道之運度民故之
動息所關作者知其然故因物製器而又崇之以樓使日
壺日鼓日籌各得其所而晝有示夜有警陰極子陽極午

向曙入暮凡晨舍所王罔不瞭然分明非惟民之勤倦作
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軍伍之操
歇細及行旅往來戍邏之巡警興止亦皆以節譙樓所以
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繇作也公能於茲復之也而其
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已成也而樂其
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况不勞不費乎於戲此公之作
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偉字仲奇
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宏治二年庚戌秋
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權建譙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與南北衝
據太行挾丹沁實爲輿區今載罹兵荒民相殘集洪武戊
申李公祥來守是邦於公解之陽地形塊壘俯臨城郭建
譙樓橫七十尺周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
亘於以宣鐘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齊七政之運行警庶民
之動息豈徒侈觀美快登臨哉

遷烈婦卽氏祠文

傅淑訓

嗚呼耶氏曷爲乎祠以表節也然則曷爲乎遷說者以爲
爲厲也余曰不然夫耶之爲節昭昭也節於天地爲精靈

於山川爲閒值歲寒之柏松狂瀾之砥柱物亦有之人亦宜然若夫伯有之死化而爲厲伊川謂別有一般道理其說近誕不可信卽有之亦小人之尤者耳夫正氣之與兵氣若陰陽寒暑晦明晝夜之不并行也又若水火冰炭然相爲勝而不相爲用如卽氏毅然死節殉夫九原豈非浩然之氣塞兩間而獨存者乎則其謂之非厲也亦宜說者又曰南爲離方厥帝祝融厥象文明厥德火今肖婦人女子像於門祠之不類亟撤無需余又曰不然凡所謂丈夫者其直謂其戡然而冠修然而髡魁然而貌褒衣而博帶

履行而舜步者之爲丈夫耶其亦謂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寧百鍊剛母繞指柔者之爲丈夫耶之二者固有辨也如卽視死如歸百折不回豈不女中文夫哉曩令卽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卽龍逢比干申生伯奇復生何多讓焉又令覲焉且鬚眉以號於人曰丈夫而爲利疚爲威惕以墻間爲淇上以媚竈爲倚門又何以易此吾未見劇秦美新之非巾幗也未見犬吠叢薄之非柔中也又未見六郎之面非蓮花而欽明八風舞之非長袖也則雖謂卽氏之非婦人女子也亦宜然則曷爲乎遷曰坤德主靜也

婦教至貞也方郎之有夫也夜行必秉燭送迎不出門見
兄弟不踰閥其天性也及郎之未有夫而稱未亡人也閨
門自守形影相弔一切屏絕戶外事諸為侯也族御者及
為郎也父母昆弟者謀一面難於俟河之清苟得正而鑿
焉而其志固已畢矣南門何地乎其紛華則五都之市所
籍輶而百貨之所輻輳也其雜遝則賤丈夫之所為壘斷
而神農氏之所不能治於日中者也若乃莊妹艷蛾飄衣
輕裾村媪里媪抱布買絲間左少年王孫貴遊之屬鮮衣
怒馬黏竿蹴鞠樗蒲為樂特過其祠而登若堂堂斯時也

知必有愀然如感其容而颯然若不能以自安者矣何者
其靜之不可以入器也其貞之不可以儕俗也理有固然
無足怪者門以外有地一區爽塏而燥潔窮而深廓其有
容繚而曲無誼無雜將肖郎之像而祠焉吾知郎之必有
當矣不可知者以為為厲也其知者以為為婦人女子也
皆非也於是刺史傅子鳩工庀財量地度日將率二三僚
友以共成此舉也先酌之酒而誅之以辭

中村廟兵荒碑記

王夢震

崇正四年流寇作亂其首日王加印者自秦入晉統領五

百餘賊夏六月來中村居民盡被搶掠然其時受害猶小其首號曰紫金梁各黨與復自相名曰次年秋大營賊過有老獬狔八金剛八大王掃地王闖王闖將闖場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大約三十六頭目分營三十六哨賊衆約百萬有奇經過七日所在焚燒劫殺搶奪財物擄掠男女其餘騾馬牛羊雞犬罄盡靡遺哀哉難民遭此凶毒間有逃匿山隅或深藏窯洞者賊率其黨搜山薰穴死於賊變者又不可勝計建六年八月十一日遂破我縣城城內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

七月分離驚散實難言狀厥後賊衆去河南餘黨土賊尙率聚數千人盤據茲土凡五載境內人民盡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爲賊壘戰場矣十年賊方招安里民稍稍復業則歲歉薄收十一年蝗蝻食我田苗民復困於食明年幸黍麥告豐又明年閏五月自夏徂秋赤地千里歲復大饑間闔惟藉草根木屑爲餅啖甚至無所得食則殺人以食往往父食其子夫食其婦親屬相殘苟延旦夕真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屈指兵荒以來所在喪亡戶口十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兩銀斗麥干錢油一斤值錢三百豆

一升八十錢至於柿棗羌桃每個錢二文客至則不能供酒肉凡猪肉錢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牛肉錢一百文有一雞而得千錢者有一犬而索兩銀者猪一口則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貴一至於此尺布值錢七十棉花一觔值錢五百故兵亂年荒不惟食不充饑布衣溫煖亦不可得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似此哀慘情形使人膽喪心裂爰刻石爲記其事如此崇正十五年四月八日邑庠生王夢震記

澤郡守王公孕長祠堂記

苗胙土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遼州守澤四載以同轉運遷秩去茲且泣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動久而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廼創祠一以爲公祈福一以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憶辛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士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三轉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拮据十七禦寇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活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覩記澤人士

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潔也顰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納惟平是公之正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邑之邱壠旂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秦渡河闌入晉地連陷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券應援二三弁營尾賊而不見賊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竈無煙火公躬率宗紳士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宄恤庶士慎刁斗嚴偵

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陴有人設四鄉練營則郊圻有備創新營千兵則追賊戰勝此其大凡也積勞而病病亦不歸州署仍支牀城上部署惟勤亦太苦公矣旣而賊去兵來中貴總戎接踵以至索餉徵芟坐食城市其視州牧以下如廝養公妙有窾會能使爲戰守之用不令怒亦不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不訾宗紳士庶捐輸於常賦之外而公補其所不給卒以無譁於今桑田如昔雉堞依然伊誰之力乎上功日最主爵遷使佐轉運可以慰勞臣之氣哉公今遂寇河南一用其所未足較方

州之事權威望豈止倍蓰登高而呼則應之者疾也功成
必有以報公矣事有不可不忘者有不可忘者臣之有功
於國惟恐其不忘也易云王臣蹇蹇公故不敢言勞竟忘
人之有德於我惟恐其忘也詩云勿剪勿拜則此畏壘之
垣墉不改為我春為我秋者又豈可忘乎余從澤人之請
述所睹記信服之畧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留春亭賦

張明弼

青山易馳白日不飛人間春盡東皇未歸若乃濩澤湖邊
太形山上蕭蕭高氣深林迴嵐亞夸蛾負之而趨愚公百之

園之譚鳥猶存秦坂之愁蟲已化爰乃聚烟為屋

宅草依石以作叢池帶亭以布籍葺風霞之新莊

鳥之舊驛變時會之干聲引鮮霞之百色當夫紫陌

生青塘激起繡地瑶花連天發葉風欵欵而香條雪油

而媚水絲誰織而網空絮誰抃而煖路雁懷鄉而蘆抽

成家而芹努則有碧蘭動菟朱棠絳想花入夢而癡生

而護門而傲長坐烟壇而骨虛臨霞道而神悵願螺筋之

常盈願鴛帷之恒敞願鎖鶯於艷郊願恣駿於榮華何處

春多何門春少誰謂春遲誰歡春蚤葉萋萋而短長萋紛

紛而大小紅氣盛而天酣綠光穠而野縹雲似學乎遊童
人亦同乎戲鳥一旦飛英會散踏春歌殘厚塵版蕩丹霧
珊瑚青君之組將解朱靈之鞅欲還牡丹如過眼之容杜
若有成人之顏野蜂稅佛於花戶鷓鴣夢覺於枝闕送春
吟如送情人別春吟如別故山此獨芳有餘辰花無斷事
陰壑乍淒陽崖旋媚未解青鬃先舒丹穗涼末暄初年歸
歲至恍衛哀而霍盛似趙升而班棄寄餘粉於蝶鬚宵宿
殷於燕翅認青帝於鳥謠印勾芒於苔字季遺石上之蒐
兩醒山中之醉條風歌兮薰風來陸紅墜兮水紅開露之

辰兮筍綠方稚霜之月兮梅曰已孩烟朝朝而籠沼月夜
似而依臺幾簇好花不放眼幾叢香草不縈懷幾樹鳥驚
不散屐幾林月色不飛杯誰識陽和盡陽和正未迴况
地是蘭亭人原姑射道總巢夔韻兼陶謝揮毫罷而游
著書成而名化身雖梃於金廬神自纏於碧榭牛解
鳥栖一官炳蘭心而桂魄渺筠肺而松肝串賓雲而
習竄俗而殛陰栽珠樹爲一林散琪葩爲兩隊集繁
作衣綴襍華以當畫禪欲參而栢吟詩未成而鶴怪
四番之信風三萬六千之色界肯許蒼精上病書

王為交代乳曰春無期限兮被君留君獨留春兮我欲
秋願放春於寒谷兮偶春光與我而相求

鳳臺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
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
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嶢嶢而為峰窈窕而
為壑崎嶇而為峭峻嶒而為嶺巖嶭而為巘嶺嶭而為巘
嶺嶭而為岫參巖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巖壁東覆

峭竦如樓蝶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
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湖平而洲渚
生村居靜深關局奧闕蓋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
東溪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
則仰觀夫樊山之爲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
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
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
而嶠嶢壑焉而窈窕巒焉而崎嶇嶸焉而峻嶒嶸焉而巖
薛巒焉而巖巒岫焉而嶺巒巖焉而參巒數十里之內聯
風且暉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矣
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澗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
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
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
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體仁書院記

陳廷敬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
元簿爲晉城令晉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天壤
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剗殘之餘禮樂詩

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方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道熙豐中士之儔者連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往往介出其間迄於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諸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城北之外此書院之所自勝也然今則平墟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張公祠之左其後離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曰此先賢過化存神之地也檄州守徐君涖厥事祠先

生於中以伊川先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講祠爲先生專設也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漫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註云先聖周公若

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爲聖或以爲師皆其必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謂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

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貞

鳳臺縣志 卷之二十一
觀之末正孔子爲先聖以衆儒爲先師依禮經之明文酌
康成之奧說由是以來先聖先師之論稍稍定焉後世州
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
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問嘗竊有議焉後世
言釋奠者本禮記今之廟祀孔子於學是已言先師者雖
本鄭氏而未盡其義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聖先
賢師並爲一人揆之禮經是爲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
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制氏毛公伏生之
流反得謂之師耶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經師也非

六師也而顧謂爲師若朱濂洛關閩諸子者非所謂人師
也與哉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欲進
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爲師勢有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
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乎濂洛關閩諸子者不得
謂之師謂爲先賢無疑也諸子者卽不敢以孔子較然繼
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非諸子莫敢望焉孔子之或
爲先聖或爲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定論然則後或十百
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者並而列於廟
堂之上也哉苟使諸子者並四子而列於廟堂之上將無

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所謂學也文廟猶古之所謂祀也今之書院猶今之學也先賢之祠猶今之祀也體仁書院爲先生而立祠先生於其中並有合於先生之教有學有祀之義然則是舉也庸詎可已耶而余謂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爲聖或爲師歷千百年而始定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先生者旣以其特祠爲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尊先生之道者故爲是說以告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以諛諸生之學業吾不敢以

與劉提學書

陳廷敬

况有先生言語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惟是以尙廉恥矜名節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則切劘以相成就不敢忘執事之功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則執事自待以待不肖者又出尋常交際之外非近今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欽服客歲跣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苦由餘生竊幸

聖天子爲多士得人而輒近學校之類風官方之積習可
以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
中學使者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已蒞河東將有敝邑之
役敢布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盛時州試童子
可二千人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試童
子可千餘人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縣
高平陵川沁水悉號爲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者不過二
百人陽城四五十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
下可知矣學校者人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楨幹而一
且衰落如此是可歎也今

天子方嚮用儒術側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風凋喪上有
興學之

聖君下鮮挾書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爲之深長思耶
且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旣已離去詩書又無
恒產弱者不免爲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爲
頑梗難化之輩 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書先自絕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
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賂

之公行今進學額數人耳而富貴有力之家輒攘之去輩
寒之子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爲工賈苟且自
活罔顧禮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
自有以致是哉尤可悲者今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減昔
十之八九矣司文者旣不以教養爲心又從而推辱之剝
削之其謂之保等者取其貲保其不出三等者也今最甚
者其始故置以等揚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爲之通關說
賄而後置之二等謂之拔等拔等之事慘不可言前此諸
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嚴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

請託或指名招推者若不慎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爲濇名
盛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失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
之意豈不大相徑庭也哉伏望駐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
前項舊弊痛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慎務拔真才則執事自
有鑒別無俟瑣瀆清聽顧自念行能無似自襄先淑人蔭
事廬居壘阡卽家事亦皆屏絕恒懼獲罪名教不敢以一
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在

朝廷不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嫉
而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爲告語

是以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執事大破
情面力革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取悔辱實不
敢苟避惟冀照察不宣

陟岵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岵而愴然流涕也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
年謁告歸省覲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
茫遠道兀然室中尤欲斷腸余時憶母言益比之陟岵之
辭何其悲也居二年復出出十二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
嗟乎痛哉方吾母之爲此言也母逾四十余年尙未及壯

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後計十二年以來母年漸就衰余亦
齒髮日益變此十二年計首尾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
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經幾千百
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及聞吾母
之言矣蓋詩所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
設爲母念已之辭而先以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
言遠望可以當歸詩人之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
得見吾親猶尙可以舒其懷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
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者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

之所言者歟故雖古之孝子仁人善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爲尤悲也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又有逾於爲人親者之念其子之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近冢墓西南有土樓三楹余居墓側時來憇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見登茲樓也吾親舍在焉追憶吾母曩時之言而嘆詩人之所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爲孝子也然猶名之陟屺者志吾之臯也

乾明寺修葺墓疏

陳廷敬

澤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澗谷幽邃流泉出焉其間有寺曰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初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棟折椽崩風日穿漏圓像顛墜僧徒散奔余過而慨焉昔郡人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隸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七幹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輩居之二十餘年兵定卽其處興造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則僖昭之際也戈鋌鏖湧禍亂叢生宦者強藩煽災肆虐昭義一軍孤懸域外而梁晉紛紛夾河爭戰及其後也汴人夾寨之營馬牢之戰烽烟所屆遺壘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

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
不知當時鋒鏑餘魂朝梁暮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
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
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
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鑿飲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
念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恟懼掉眩於兵革鬪亂之間者豈
不以此爲極樂淨土而彼爲鬼國灰塲此爲瑞日祥雲和
風甘澍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
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洞閣變現於

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
以財施法而補弊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將復爲荒
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惡也夫余里居之
始僧來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慮數十村落長者耆艾
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言
以爲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爲詞以請
也茲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念
余不復能辭因畧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
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爲

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毋飾後觀量方稱心毋拂母意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尙善圖之哉

樊山射虎記

陳廷敬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臥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双牛角而縱之虎中角刃立死農剝虎張虎皮於石

明日牛視之以爲虎也復與鬪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鈎引虎蹄而縋以巨室乘屋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攜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嚙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勝人蓋徒以其氣力爪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爲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

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記女奴景氏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王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五梟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諸柴愈洶洶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詣之縣道

遺虎當路景趨避虎傍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

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

案境中景避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

之矣乃念乙死時言王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三恩甚

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

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

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

負其一女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

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

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
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
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
哉或曰景習於王家蓋道誼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
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
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
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士君子者

重修雙林寺記

苗胙土

琅澤皆山而東南爲特秀矗兀千峰競插天際中穿一水

盤迴殆百餘里河內陡立二石峰峭壁孤懸約五百尺而
崇水遶四週名曰九仙臺相傳爲唐世九道流服鍊於上
後皆仙去因以名臺余習靜於茲每於日暘月朗時涉其
絕巔振衣瞪目指顧村疇如碁布然雲山腹星掛簷邊恍
身在瓊霄呼吸可通帝座回視數十年纏鎖風塵於是別
作一觀矣時而杖策尋幽徧覓烟霞於山窮水盡處山之
西十里有雙林寺爲六朝時古刹余恒徃從諸衲子披襟
亂流邊縱談雨晴耕耨暨世外事片時爲爽寺居建福里
山表粵攷石碣創於唐天寶間其彌陀殿戶部郎中秦居

士禪師孔宣建也其大雄後殿及兩廡正統辛亥禪師靈興靈壽建也前殿毘盧法像及傍殿古佛梵士如喜募成也爾日復事莊嚴金碧丹堊四顧陸離歷千餘年祇園再見蓋西方聖人恒以象教深山野老式有同心余不謂作此功德便可成果招祥消孽然鐘磬既鳴梵聲斯和仰瞻超敬俯首皈依於斯際也以視金戈鐵馬揮刃傳鉞其景色情事爲何如哉噫嘻二十年來州塵四合羽書旁午師中長子固愴解甲之無時草莽孤臣亦憤多艱之維棘孰與夫一衲清風數編貝葉之爲愈耶吾於小雅都人士之

篇不能不二復云是役也問誰勸募則寺僧悟在悟寧輩也問誰捐貲經理則耆舊王思現王國泰趙均有諸善人也肇於崇正辛巳落成於壬午之嘉平月備列以紀之

賀冀南道王少參平徇奏捷序

苗鼎土

上黨高都據太行之巔北控燕雲南俯梁豫爲陝區山陬下民力食噍噍不聞金戈鐵馬之聲踰二百年則我有明內順外威之福未艾耳比年以來邊境弗靖蓮妖蜂起於徐兗土酋豕突於西南加以閩越海寇關陝流氛久稽天討桑麻困於轉輸畚鍤變爲戈戟脊脊之象幾徧天下

晉以僻在一隅猶屬安枕則晉之幸也不意水峪一區乘
後武之餘潛滋伏莽水峪固澤四境之內版圖也遠隔峰
巒界分梁晉蜿蜒千餘里有山巉峭有水渟泓中惟鳥道
紆迴而入一夫荷戈莫可誰何卽蜀之陰平雲棧當不是
過猶寇乃憑作員嶠之虎師近交遠攻之故智以愚下民
下民利而安之殆燕雀處堂豺狼張吻之勢乎而下民不
悟且有奸宄爲之占風持局澤將岌岌先是有事地方者
率抵掌及此徒以機緣未偶遵養有待亦以若輩逆形未
大著也邇者赤丸日探白挺公行秣馬招亡寢謀犯順士

民憂之適東海王公以籌餉成勞蜚聲粉署庚午秋晉地
多虞特簡治兵上黨遂力持盪寇之議仗劍臨戎廣諏羣
衆軍前諸務手自劃決而才鋒犀利尤在饒爲所部將吏
無敢縮朒者然徵鎮衛步兵於澤潞不能復如昔之爲諸
道最卽韎韐之長亦僅肉食一問軍容黯然無色公姑置
之決策招徠首澤郡之義勇次高陽陵沁之丁壯次上黨
諸邑之選士以至河北精銳少林梵子旬日有衆數千會
中州直指使亦疏言於朝有青犢角嵩雒毛兵因間道涉
太行公廼分部將吏直指搗賊墟屢戰皆捷焚其巢賊潰入

山復斷汲道賊益窘乞降不許夜聞賊營哭聲相繼比曉
 諸軍競進羣醜悉平計辛未春三月丙寅誓師夏四月甲
 辰凱旋僅二旬有六日耳所斬獲近三百人士民大悅然
 某於是而益詫公之偉業也彼拄笏西山尊鱸結思者姑
 無論已卽留侯借前席之籌晉公馳雪夜之騎九地九天
 莫可揣疑千禩以來芬人齒頰亦惟是定策帷幄師武臣
 力與敵爭衝廼以文墨之士身擐甲冑與士卒同甘苦竟
 士戴而功成豈不尙哉昔虞詡討朝歌募兵弗拘一途卒
 成大業公用兵想亦猶是而人無固志餉無夙儲獨以區
 區忠義殫心激發飽騰之具詭煩調劑有信難矣其所以
 爲者然後知公之用物必宏今日事其緒餘耳其所以成之
 日恬如穆如不矜不伐其所謂勞謙君子非與聖人在御
 方綜核名實廟堂宣捷必顯擢公以竟其盪蕩之略而澤
 人之食公燕願以祝公考將與行山借高升水借長寧有
 敦乎予覩事直書用備秉椽筆者採擇至下里之音固知
 無足爲公重云

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以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

東西斜亘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尚存相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櫺星戟門碑碣俱存鉅麗炫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入禮而汎泐焉子備兵汝陽嚮徃之而未暇督師宣大復滯於邊而詰戎之務甲午冬得兩江簡命乙未仲冬於邁受事先齋二日歷嶺登關乃成禮於廟一階下而徧目殿廡棟宇依然碧瓦零落繚垣傾圯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經流氛之縱橫再經逆師之風鶴而靡親身然如二遺光謂非先師之靈歟庀禮而率禮之禮者禮也春秋二

仲止丁應急之祀此祀屬於澤卽關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當在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費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繩祖等四縣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勒之石予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郡學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皆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主自明洪武嘉靖始而嶺上廟則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皇甫琰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復舊觀高踞太行之上爲天下郡州邑之望同志之功詎可泯乎夫至聖無以加子

輿氏云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語他贊頌語當廢而司馬太
史立爲世家以布衣而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
必折衷焉韓昌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司通得祠
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棄又其佐
享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天子
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子弟者今稱先師更尊於帝
王而嶺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
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
首秦跨豫盤礴於燕崑崎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
之所治也巽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並秦
燕豫魯之文連率於是司翁闢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
首重釋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
郁郁矣予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泯也雖臨河而返適晉未
果子夏之教行西河亦所過而化所存則神之驗也至於
歲祀則澤之有司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順治十二年乙未
馬鳴珮記

回車廟碑記

孔衍珪

珪以樗櫟匪材籍

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聖

鳳臺縣志卷之二十一
公大宗王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冒奉委前往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累於康熙己未春二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聖祖廟在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年也趙簡子使使聘夫子將如晉及河間竇鳴犢舜華見殺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且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况於人乎遂迴車而旋之衛還息

於陬作陬操以哀之後人因夫子於此迴車故於此立廟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縣禮廟庭有前給事陳公棊所撰碑記蓋漢時夫子十九代孫孔昱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人遭黨事禁錮迫靈帝卽位建寧二年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思夫子有臨河之嘆爲之立廟於太行天井關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代北魏太和元年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范衆愛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酈道元水經注由此以觀則是天井關夫子迴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者亦有人

也唐時夫子三十八代孫孔戡字君勝始進士及第官大理寺評事值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極諫以爲不可致忤從史歲餘謝病歸洛陽及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後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蒸嘗迄今澤之孔氏半出關里之派有由然也我 聖祖金聲玉振之淑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脉支分不獨在東魯矣於是登車抵郡凡屬玉書繼體一一澄清如孔聞

傳孔衍珍等一戶雖隔川原實同世系俱彙冊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卽係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僞莫辨又念我 聖祖旣於天井關立廟薦享歷有年所承祀豈可無人復於本族擇威儀嫻雅孔興錄給聖府劄爲廻車廟奉祀生員因備述顛末俾鐫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一年辛酉刻石

天井關廻轍書院劄

附

孔衍璉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清出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孔興銑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聖公咨明山西督撫劄

委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廻轍書院祀典事原
委劄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爲給劄委署照得 至聖
廻轍書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
院學錄孔興鑑謹慎端方堪爲主祀合行給劄爲此劄付
孔興鑑照劄事理即便承奉廻轍書院祀事毋得廢弛有
負本府委用至意須至劄付者

答澤守官公祖

畢振姬

夫民亢吏而爲姦邪盜亂者惟兵與旱姦邪盜亂法死吏
本執有法法行而姦邪盜亂不止者兵旱吏無如之何惟

禮可以已之禮順父母敬長上非獨形勢不得爲非也制
其神明者然也天下苦兵事老祖臺治所晏然不幸數十
百里之旱菰蔬糠粃畜牧不能當其一刈獲未終有鬻子
女者所屬偷生之民背父母脅長上嬉戲思亂苟以穀賤
爲樂是樂禍反側子不治生也開口遊食也擁高貨踣貨
也逸居壽張掠奪也此輩孰非姦邪盜亂乎至於車馬之
往來耕稼之早晚子母之輕重強竊之起滅民未有知而
樂禍致旱無禮故也法行則姦邪盜亂不生禮立則法行
禮或薄而長僞赭道路講孝經與兵旱之甚者吏以言不

以誠也聞老祖臺求雨得壇下水深盈尺城外泥塵而止
至誠之所感有然平日以禮自謹無事不可告天旱久故
憂民之深非以塗民之耳目而俗吏之爲張子肇璟誦禱
甫文聲淚俱下中無逆天地欺君親謾妻子不可語者三
足鼎覆白茅沛然周雲之龍從遼巢湖澤而爲雨神明知
之矣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漢詔吏莫之省憂憂時救旱禮
存故也然其所以備旱者未舉又將至矣書洪範僭則恒
陽春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黃帝占日月中三足鳥見旱
赤地天地至誠之道民愚以爲肥蠶兩身旱魃四月真能

封江爛石從事於僞於時靈山祀鎮河伯祀水應上公祀
人土龍祀類祀事修而卒不雨於時縣子徙市左邱明勸
分公羊高大雲董仲舒開北門法皆表裡經傳卒亦不雨
姦邪盜亂之民關其說乃謀焚巫暴尫掠食有穀之家以
爲樂是以樂禍之心致旱也可以禮論不可以法繩旱前
風多逆此禮失也書曰巫風淫風不趨於亂風不止民無
禮故風暴旱後霜太早此法敝也春秋墮霜不殺草曰可
殺墮霜殺菽曰不可殺彌望晚田可憐萎土吏無法故霜
繁旱已過而不及救祖臺憂民之深求爲備旱而已矣元

光四將軍出塞本始五將軍用兵建安按反者妻子建興
殺軍吏不平皆早當時吏不爲憂汲長儒發公廩武帝不
謂矯詔以誠感也洪皓之割留近之鍾由詰崔琰緩急民
將安仰焉欲徙市必貶倉欲勸分必收責欲大雲必下牲
欲開北門必省寃趨民種麥止許半年之食有以禁民之
盜亂寬民貰貸償以來歲之豐有以制民之姦邪酒醪糜
穀者衆婚喪務嗇禁釀則無遊食犧牲害農者蕃蜡脯用
儉謹祀則無譎張穀賤勸民積貯誓不括私粟異日高貲
不閉糴人散勸民收養示不迫亡子曰前反側得自安哀

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凶年乘駑馬力役不興祭祀不縣
聖人禮以諭民也如此禮大獲饗先妣雖婦人知桑林之
旱析城古桑林宋史寶元慶歷之間禱雨輒應爲宮中數
日不食吏不敢荒也宣和遺王黼降香久之不雨吏不誠
而民去之無惑也近世聚優男女雜坐墮珥遺簪演劇宣
卷民叫囂無日夜醜飲腥臊之氣徹天徒使輕民藉交罷
民犯禁姦邪盜亂所由起其致旱也審矣尸子傳湯之救
旱絃歌鼓舞者禁之聖人法以繩民也如此如此者誠矣
以憂民之憂憂可及止也一吏之憂不足以勝數千萬人

之樂而羣吏不誠之憂遂無以先數千萬人之憂晉魏宋
元漢澤姦邪盜亂皆起於兵旱長吏不爲之隄防迨潰決
不可收憂方大耳幣玉皆早備留以祈年治弟犬馬齒不
足數對使完趙先是入澤不敢掃公門爲念父老子弟祀
人憂不忍置因以誠感祖臺記恩附稟

龍華寺涅槃和尚月空大師塔院記 白允謙

和尚楚人俗姓黃氏髫年祝髮遍參禪窟義林最後禮大
慧法師於京師愍忠寺受具戒通涅槃大旨賢士大夫多
與結納所至輒興土木造瞿曇諸像以接引四方赤髭白

足之侶而於涿鹿高都兩地巋然建梵刹益宏麗故無不
知和尚者嘗休夏太行山值大旱三月不雨和尚徧然肢
體一晝夜不飲食已而大雨霑足又於崗頭普濟古殿率
緇白數百人建設清醮忽觀音大士位從殿中騰出衆皆
輟誦競觀俄而殿崩無一被傷者居恒着布縷衲衣持佛
頂心陀羅尼遠邇病者傾誠拜禱或書神咒或與破縷焚
灰飲之立瘥順治十七年登五臺山修無遮會及禮文殊
塔膜拜未畢寶光萬道竟日不滅觀者咸以爲神尋入都
繞大慧法師塔旣卓錫於涿鹿指淨土爲息肩地前後供

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薦金寶日有千數王公輿台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惟和尚而已康熙四年四月十五日自知時當滅度命徒衆薙髮浴體索筆大書曰今日百十五年靈光自來無染鐵牛躍過星羅撞破空中磨盤偈畢西向右脅而逝於是年建塔涿鹿以歸骸骨名曰重光而高都弟子真悟等克荷先業大懼嶽猷異地湮沒介比邱天然觀圓徵記於余余素不解佛法然曩於高都瞻近法像心雅重之昔洪渠張子少喜浮屠學以識佛教之廣大中復反求吾道以得其精實率爲理學名儒彼夫高談虛寂邀求福利者皆學釋而失之者也非釋之端使然也今真悟等以其師之行能開山演法日新月盛像而祠之余故學儒釋本較郭郭使景仰和尚者皆能以儒通釋以免昌黎大顛往來之疑則釋教當未可盡汰也是爲記

澤州大陽小析山取水記

都廣祚

取水之舉爲甘澤計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湯實爲民請命焉大陽舊有湯王廟鎮人所報之所析城之桑林古聖王

之遺蹟也由析城而東有小析山下有池三名嘉澗池其
析城之支派抑聖王之德澤所遺即湯廟巍然在望晉豫
人多取水於此歷世以來嗣爲故典其取水之法以人得
鄉望者王之往取以金鼓旌旗導引詣廟伏堂階祝之又
於池畔祝之投金紙於池中有異徵焉池水汲凡四甕一
曰水官一曰順序一曰潤澤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導旋
敬祭於本鎮之廟捧四甕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開
甕順其長養孟冬封甕法其收藏咸修秩祀次年之復取
也祝池濱計水還之池復取水貯之甕迄今循例行之蓋

聖王之澤萬世不竭山下甘源是坤靈與澤氣孕結而流
通也春之祝也以迓神庥秋之祭也以報神德聲靈濯濯
入廟如在水濱如在豈與夫祀典外溢舉非常紛倖華競
者可同日語哉康熙十九年暮春日記

香鑪山創建普同塔碑記

成周佐

范績作神滅論謂不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
不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
形而生者也利因刀而後有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
而後生故不與形而俱滅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壞虛空不

壞天地滯於形氣也虛空不滯於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也神猶之乎虛空也香鑪山夙有野梵年陳日卽於敗有明懷宗九年空和尚爰宅於茲備歷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廢俱振於寺之東阿剎建普塔以瘞蛻體工竣而和尚與其徒問記於余余曰嗟乎和尚其識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說吾儒所謂性釋與老所謂神也夫神附形後而立於形先合於形內而超於形表故火能焦形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設其存神之所也故曰其形在也心如死灰寂滅也其形焚也心如宿火寂滅也凡百骷體由今茲以迄千萬斯年悉作存存觀已是爲記

重修澤州文廟序

官于宜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訟獄之氣繁則國多兵彘倫之教衰則人易亂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雖一時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亂基焉余以渠令來守澤芻牧自厭或者曰守令之官得以親民課士昔人恒樂爲之余旣下車凡百惟以無事爲福不樂爲心故公堂聽政自朝至於日未昃已無餘牘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

而校之論文樽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讀禮去官
學憲命余兼其事余乃與諸生日益親爰稽州志本州
文廟爲明代洪武初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旣凡數修修而
復敝其爲櫺星門棟壓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
風雨其後明倫堂亦樸畧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
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
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多壘濩澤何暇及此余乃
作而言曰客歲軍興已踰一載凡遭亂之地與夫王師經
臨之處備乃糗糧峙乃芻藁荒其舍火其居凡此士民婦

子室家慘然不樂而澤僻處太行父老平弟至今未見兵
革不可謂非大幸也爲長吏者際四達之衝羽書百餘封
稍遲其限罪至貶削方且夜以繼日與健兒牛馬相追逐
余雖欲與多士登講堂祭先聖先賢以優游於此日豈可
得哉彼也轉餉擊鑣而此鼓篋釋菜彼也學宮鞠草而此
城郭雅歌蓋天心之厚澤人而澤人之型仁講讓行善向
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當不待余之家諭而戶曉也
余以刑官奉檄得兩親民社茲不得以刑治澤竊欲廣教
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卽以去兵也絃誦者治世之音所以

止亂也詩曰在泮獻功在泮獻馘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之樽俎以折之禮以爲國儒可却敵也余之乘此時修茲廟也正欲以詩書道德之氣靜四方戎馬鋒以至聖在廟之靈祈城池社稷之福也爾都人士其勿以予爲迂也已抑更有說焉澤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樸斲丹雘淫祀無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興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質與於督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樹之

重修澤州城樓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樓屹然雄峙始與太行形勝相稱

歲丹淹久因循傾敝郡牧佟公來知吾州未及期年以他事去誤當別補州之士庶攀轅臥轍奔控當事題請後任今七載於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其興作諸役不以絲毫累吾民因下令曰城不葺無以守險樓不立無以壯觀自捐俸三百金付董事者鳩工庀材推公乏志若將引爲已任也余與親舊輩二十餘人共謀曰一州之城樓賢文母上不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不共爲勉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於簿計銀三千四百兩公復捐三百兩工始於康熙五十七年孟夏未週一載而

城樓屹然敵樓敵臺東西南三門外之且城一一修舉緣城女牆馬道廢者以復疏池扞堤引山水下流岸栽楊柳中種芙蓉計其餘資遂平治通城道路工既竣屬余爲記余因志其歲月其官師及董事捐金者例得備書

創修五龍山水簾洞石殿廟宇記 陳壯履

郡西四十五里有山曰洞陽由洞陽迤邐而南不五六里爲五龍山諸峯朝拱溪流環抱近山而居者天戶里之馬坪頭原家莊兩村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雷雨霹靂砢磨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不可測凝神靜窺

隱隱有闡維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飲之輒愈喧傳遠邇祈取者皆不憚數十里攜甕提壺絡繹不絕是山川之靈秀不終於湮沒與抑仙佛之慈悲現化以濟人與居人既夷荆棘疏流爲橋於前以通往來復謀構屋數椽以妥神作亭橋上以憇遊者因據事實書以爲同志者勸

創建關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日熾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惟仁之至義之盡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觀感興起有動於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

明年春鳳臺民曹志美秦玫徐建功等詞稱 關漢壽侯
功贊化育德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其盛典也茲澤
郡侯廟在府署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
裁前佟州王書院一所會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
毀改作費繁玫等幸際休明蒙恩被化情愿樂輸工料不
動公帑建造縣署留此書院改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
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輿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
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任遂疏諸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翔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

此與優渥封號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
維持人心

欽命褒封三代俾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春
秋祭享誠千載之曠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
瞻禮未便今百五十一里耆老黎庶願捐修縣署留書院
建廟工不棄而事易舉竊念同紳通庠豈可視道築之謀
因告同人共勦盛事浹旬之內自數兩以至數百共捐資
四千六百有奇公買榮合府第舊址爲鳳臺縣新署易書
院爲廟宇舉紳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

五月初九日落成正值侯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繹商賈雲興鸞馭分坐聚居然都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東街而僦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牽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張燈而東隅遂成樂土矣泊秋米價稍昂民間省工惜費營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閒暇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乘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人皆得所入以供饋粥市節賣餉之兒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殮迨冬稔豐收而縣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誌其盛而耆老張

必華等復前請曰廟工之役百五十一里原議興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以告成功我儕願置香燈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廩之支閭閻無私毫之擾整頽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合曠間之墟爲輻輳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益無方一至於此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雘董事者解元孔興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驍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

生員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
勲劉德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璽張璠例得金書

重修澤州譙樓記

朱樟

澤州自晉州爲郡後凡有與於政治所當與舉者非一事
譙樓者一郡之觀瞻五城所遙矚者也縣鼓中楹爲警晨
昏司啟閉之所已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屋瓦飄搖爲之典
守者正未可忽爲弗急而不謀修葺之舉放前刺史加修
歷今又三十餘年漸失完固今是郡專領一邦於冀南屬
望繁之地况藩屏大都介在南鄙下臨襄鄧上接并汾非

昔州刺史兼轄之舊新此樓用增視聽且前人已增葺
之而今日當振興之會反任毀圯則無後前人無廢後觀
之謂何樟嘗於暇日偕一二賓僚登斯樓也千峯繚繞闔
閭萬家春而耨耰秋而刈穫祈寒暑雨車牛往來民物之
嬉恬皇仁之淪浹也尤非可以警漏傳符之所在而忽
之爰鳩工計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益瓦級磚之破缺
者赤白漫漶之不鮮者重理新之凡以宣上恩德與民
興起以共安此早作夜思之昕夕也曩者范延賞之過萍
鄉聽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雖未敢邀使人之善察

然所當與舉而弗可懈者將自樓始也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憲大夫知澤州府事錢唐朱樟撰立石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朱樟

晉城舊縣去今澤州郡東三十里唐武德元年析丹川置隸澤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來宰是邑先生躬行心得接數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萬古絕續之會之一人配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忽者也按前志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

義勇較藝可當一軍尤加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相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未向學擇秀異者與之講明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則尺行文則文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歛乎方寸月卽萬川而萬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緬其教思而歛其德意莫不慨

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之人親被其風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樟實來守是邦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導之之地乎哉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孕積厚所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餘韻焉雍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巖崖上漏旁風

榱楹半朽念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者而祠祀不謹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藻里中士大夫共謀而新之限於方隅卽其處稍加開拓立門一區顏曰朱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堂宇五楹爲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鄉校湮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多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畝畝學校者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學人篋衍中出而負耒入而橫經

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
德禮之所爲則鄉校之興廢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唏噓
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
神明猶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是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
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譔明道程先生祠堂記著於石

書段烈婦申氏事

司昌齡

段際可妻申氏性質婉婉以勤儉事夫艱苦備嘗親鄰頌
其賢旣而夫遠遊十餘年不歸忽扶病空手至氏且喜且
隣竭力供藥餌廢寢食者數月知病不起急遣嫁其女

而夫卒旣殮朝夕哭奠者三對棺自縊親鄰驚視顏色如
生時爲乾隆辛卯正月初八日年二十八歲於是郡邑紳
士共立石以紀其烈且請旌於朝而米山賈君堯臣爲
余述其事余觀婦女之以烈著者慷慨赴死者多從容就
義者少今氏之所遭初非迫於強暴將不免於恥辱也家
雖貧然憑十指亦足自存活也身雖無子然未嘗不可徐
謀嗣續也而氏則必出於此此由其節義素明當夫病之
時已默定於胸中謂生而隱忍不若死之爲安而後乃果
遂其志耳夫豈侈爲口說勉強於一時之所能哉嗚呼烈

婦死矣本無求於身後之名而他人為之詠歌嗟嘆惟恐其不章其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

初建萬年橋碑記

姚學甲

癸卯朱明之節余承修鳳臺邑乘訪丹河源流自二仙掌白楊坪以下細水涓涓時伏時現逕巴公會雙泉至高都遂成巨流其地為周秦漢故城北魏置高都別在郡治唐武德初移丹川於源澤水北即此地也烟井輻輳當陵高往來衝途輪蹄絡繹舊有小橋久經淪沒每當伏雨瀑漲洪波建瓴大懼滅頂濡軌居民於此鼎建石梁連虹跨雲

類其名曰萬年問諸司事者則馬集英門世儒馬會英馬際伯原通樞李悅恭等實分任其責云余徘徊橋下訪蒙驚戰壘與司馬遺封南望垂棘衆言玉洞已閉東北眺景德寺聞有宋時牒勅尚存石刻流連久之司事者請記於余時心諾焉而未之遑也閱數月先後浼孝廉苗令琮諸生李廷光復以為請余乃記之曰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碑其津梁相湊罔有陷絕子輿氏亦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歲一舉行蓋王政之大體然也丹河岸高水迅堆草架木不克當其沖激而司事諸人獨以鑿

石鳩工苞固渾堅經數年之久結千人之緣爲一勞永逸
之計而巨工卒賴以竣隋唐風俗志稱澤民性質樸而尙
義氣不其然乎金時澤人王子榮劉成之建利涉橋於河
上李莊靖俊民以詩美之且爲文以記今其橋其河地皆
不著而子榮成之之名獨借鶴鳴老人之集而傳司事者
或亦有見於此也獨以余之文不逮莊靖而司事者之殷
殷向義共襄盛舉與子榮成之輩可以同此不朽且適當
邑乘脫稿之時列其事於志可以爲將來勸余所以樂爲
之記也故因苗李二君先後之請爲書其大槩如此

安貞女傳

姚學球

貞女者安次溪之季女幼許字雷姓子未嫁而雷子遭繼
母變出亡於外數載無音問貞女年已及笄父母欲改字
他族女泣曰從一而終女子分內事也脫雷子尙在當若
何遂沮其議自是女以賢聲著里閭富貴家遣媒灼議婚
者踵相接父母又欲諾之女大慟曰女已許身雷氏矣生
爲雷氏之人死當作雷氏之鬼如有他議請先死以明志
父母不敢強而女守盆堅未幾父母先後病歿兄嫂亦相
繼死遺姪九德甫九歲家無次丁女兩營喪葬悉力拮据

厝四樞於墓次家故貧率用十指易升合針紐無慮營舍
旁隙地嬴畝闢瓦礫種蔬瓠又藝菽端諸墓側生計漸以
裕俟孤姪稍長爲娶妻生子琮未週而九德又亡復鞠其
姪孫抱保攜持俾至成人姪婦事女如母琮亦奉之爲大
母事必稟命而後行女亦宛然以大母自居若忘其爲祖
姑也者然自少至老亦時時訪雷子音耗而卒無所得年
八十一歲於康熙四十一年卒臨終之日以手指心蓋志
不忘雷子也

論曰余讀前史及百家著錄見女之似貞者或立志孝
養白首不字或未嫁夫亡易服守節率以高奇之行爲世
俗所重而文人學士傳爲美談如貞女之兩世撫孤而父
母一綫似續賴以不絕且極之困苦艱辛而誓死不移卒
以成其貞真女子之尤奇者也余故特爲表之以俟采風
之使

移建天井關孔子廟記

姚學瑛

太行天井關舊有

孔子廟志謂建自東漢建寧二年蓋幾二千年於茲矣歷
代以來崇祀不替至我

朝修葺數次故千古如一日近復圯壞殿宇傾頽龕像剝落余因公道此恭行展謁惕然不安思重修之而周視廟模當孔道之衝行旅南來奔馳騎馱直趨中門近廟始折而西且左臨深壑右逼高崖居民處崖上者闐闐間竟可俯觀殿陛夫以萬古尊禮之聖而祀宇迫於翳塵卽從此而實實枚枚其無乃非有恤之義也乎時同官諸宰咸集遂與共謀遷建不數武得地於舊基之南坐落岡阜來脉綿亘四圍羅城宛然龍虎沙水迴環合抱爲全局結穴之處爰相其陰陽背西係卯以收羣山衆壑之勝以建萬載

一固之基庶足尊

至聖而昭景仰矣同官皆以爲然且謂咫尺善地歷千百年今始豁然呈露其亦有數存乎其間耶乃各捐俸若干數紳士聞之亦各樂施集事鳩工庀材三閱月而工竣廟前有坊舊書泮宮字於義無所取因易之顏以迴轅聖蹟諸公捐俸移建者爲陞任鳳臺令林荔署令嚴鳴陽城令張採陵川令熊中砥沁水令祁英釀金紳士不及備載統刻石以誌美云

書六烈婦事

林荔

王福田妻張氏年十七于歸踰年生一子翁姑相繼沒貧不能舉葬福田經商於外氏茹荼育子子復殤福田歸亦病死氏典質簪珥衣物竭力營葬畢遂不食鄰媪勸諭氏泣曰未亡人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三喪未葬也今大事已完可以隨亡夫地下矣鄰媪多方勸之或代執炊具備飲食氏拒不納且曰吾死志已決吾死必以正斷不投鏹赴水以驚嚇諸姆要當以全體見亡夫吾死後萬不可求名請旌留此老屋薄田爲吾夫立嗣俾清明節一碗飯澆墓下足矣言之痛切聞者皆爲感泣而不能救遂絕粒十

日卒其先有焦氏者孝廉張應嵩繼妻年二十二夫亡於客邸訃聞誓以死殉家人防之嚴遂拮据迎夫喪歸俟葬畢三日不食死時又有朱明慈妻王氏年二十一而寡甘貧撫孤子忽殤氏慟哭日亡夫祇此一綫血脉今已無復望卽飲泣不食至五日死後又有賀進安妻劉氏王廷弼妻李氏劉夫亡時年三十一號泣五晝夜死於柩側李年二十五夫客死中州氏聞而悲慘水米不以入口越六日僵於室迨復聞有張氏者年元幣之妻年十八于歸二十夫而夫亡氏誓死不回戚黨嚴備之且諭以承繼夫祀遂

不死越數載夫第生子繼以為後擇日葬其夫氏泣曰氏
隱忍偷生遲遲六年者以吾夫無後也今有後矣死復何
憾因不食延至葬夫日而歿同日合窆於墓

論曰藝文志女訓類其傳列女者自劉氏以下如諸葛孔
明貞潔記杜元凱列女記外則女誠內訓諸書繫出於崇
文書目尤氏書目後者殆不可殫述也蓋其叙節烈甚詳
矣然而書不食卒者蓋歎其啗土飲水或終日不食者不
必書卒而不食旬日不食三日卒者或又有所裱激而為
之此有以徵於慷慨殺身從容就義之難易也鳳邑六烈

女殉節之先後不同而採訪之詳畧亦各異要皆不食至
數日以死似有見於從容之義均可以書卒而張烈婦死
不求名之言更深合乎聖賢之道為不能及嗚呼均可以
風矣

三節婦傳

馮傑

王氏貧家女歸宋某年十九而寡生子光祿甫一齡康熙
間年游饑族姓利其少艾也欲奪其志王姓諸昆因饑寒
亦從鬼嫁賣為妾瓜分其財氏聞初不與辨陰負其子間
道疾行三十里至州城問門卒曰州紳士誰為儒素有家

法吾慮備其家以養吾子門卒爲歷數巨族數家富貴狀
氏不願也門卒曰若不愿多得金而必求家法表著者惟
董貞士一家可耳氏聞遂踵門求見力陳其意苗因其少
婦初不納氏長跪不起號泣繼以血苗余其誠爲呼其族
黨少呵責之衆皆輸服遂留氏爲傭氏不苟言笑力勤井
竈工織紝子七歲勉使就學光祿漸亦知書識字爲苗掌
書記苗子孝廉大素諸生時與前守朱樟前令羅著澡爲
文字交光祿嘗隨入署守令知其母先後欲旌表之皆以
去官未果而氏歷年所積備種權子母爲子光祿成婚媿

死復爲繼娶生孫名秀氏年七十歲子光祿亦年五十餘
孫年二十因主人家中落遂率子孫辭歸嶺東村耕田餬
口未一載凶旱類仍盡貨其田不能卒歲復徙於城子與
媳相繼疫死氏葬之既老不能傭孫又椎魯無所知復轉
徙於鄉流離無定年八十餘竟窮餓以歿其孫亦就食他
方不知所終考節婦之死至今三十八年余於癸未筮仕
寧武過太行耳熟其事而不能詳今復官山右攝鳳臺篆
適山左姚牛塘先生修邑乘而王節婦得以表彰於時其
生無一日之樂而死無一脈之延者何其遇之窮且苦也

然惟其窮且苦而節乃愈不可及彼安常處富以節著
亦夥矣

午壁亭賦 分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
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
午壁東沿波漱石瀟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
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
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卷言吾土乃
作午壁亭賦云

以嘉名境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守沁流兮清淺
望兮洄瀾鄰猿鶴兮北山觀文物兮西京有聖祠之
無辭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臨唱
吹笙亂牧兒之歸笛聞樵叟之吟聲秋風
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
况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
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髮鬢其未

靈光之巋然兮晒秦關之角立古今何變遷乎
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溢嗟予心之
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其所以
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石倚仗柴門
中之閑雲聊逍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
向桑榆之可論

鳳臺縣志卷之十六終



